



彼时天黑 此刻琉璃

琉璃

张志勇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因为逆光 所以须臾

| | |
|----------------|-----|
| 摆在“沙发”的位置····· | 002 |
| 因为逆光····· | 002 |
|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 006 |
| 所以须臾····· | 021 |
| 凰之初····· | 028 |
| 催泪弹····· | 031 |
| 鼠色····· | 037 |
|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 041 |
| Yesterday····· | 044 |
| 一口痰的生杀大权····· | 047 |
| 包青天&毕加索····· | 048 |
| 两极····· | 052 |
| 巾幗演义····· | 055 |

第二章 素味织锦 萍水织熙

| | |
|--------------|-----|
| 胡同版《功夫》····· | 058 |
| 众人VIP····· | 072 |
| 铁达尼号饺子····· | 076 |
| 旋转门····· | 083 |
| Q版小偷达人····· | 091 |
| 素昧织锦····· | 098 |
| 兵临城下····· | 102 |
| 驱逐出银河系····· | 106 |
| 救世二人组····· | 111 |
| 恋人未满····· | 115 |

| | |
|-------|-----|
| 浪漫满鸽 | 122 |
| 餐版侏罗纪 | 127 |
| 情痴大盗 | 132 |
| 潭水织熙 | 136 |

第三章 曾经天涯 现在咫尺

| | |
|--------------|-----|
| 曾经天涯 现在咫尺 | 146 |
| 神雕侠侣之终极无间 | 149 |
| 爱情出师表 | 157 |
| 传说中的鸿门宴 | 167 |
| 从三昧书屋到百草园 | 169 |
| 非现场直播版表白事件 | 176 |
| 手持玫瑰的“入室抢劫犯” | 178 |
| 摩样年华 | 181 |
| 梁祝 | 183 |
| 剪辑爱 | 191 |
| 王八蛋们的全家福 | 192 |
| 幸福ing | 197 |

第四章 彼时天黑 此刻琉璃

| | |
|---------|-----|
| 又见狼烟四起 | 208 |
| 彼时天黑 | 213 |
| 非典型情话 | 227 |
| 新新白娘子传奇 | 231 |
| 全世界终结 | 234 |
| 全世界下雨 | 236 |
| B大调的悲伤 | 238 |
| 触不到的爱人 | 245 |
| 假面的告白 | 249 |
| 倒数第二个镜头 | 252 |
| 此刻琉璃 | 253 |



第一章 因为逆光 所以须臾

摆在“沙发”的位置

因为逆光

律律律律律律律律

所以须臾

隙之初

催泪弹

鼠色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Yesterday

一口痰的生杀大权

包青天&毕加索

两极

巾幗清义



摆在“沙发”的位置

“王八蛋！”孔芬芳操着直径九公分有半、传统概念下美其名曰为“拳头”的常规性武器，一记直拳就砸在了“地主婆”那优美的流线型造型的鼻梁上。

彗星撞击地球都为之黯然失色，心甘情愿地非得屈居亚军。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段：孔芬芳周围方圆三点五米之内，除那只向下弧度运行的拳头之外，再无其他固体出现过动态迹象。几位当事人同时丧失反应能力，如葵花点穴手试验品状。这种令人窒息的静止状态，足足控制了现场氛围长达三十二秒钟，最后以“地主婆”可爱的笑声宣告结束。

……

所以说，生命就像动态的琉璃，从始充斥着轮廓清晰的变幻，至终定义为五光十色的永恒。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秒过后的下一秒钟，将会在自己身上出现什么样的“斑斓”，就算是一个拳头，也有可能把我们已经定义成风平浪静的生活格式演变得波澜壮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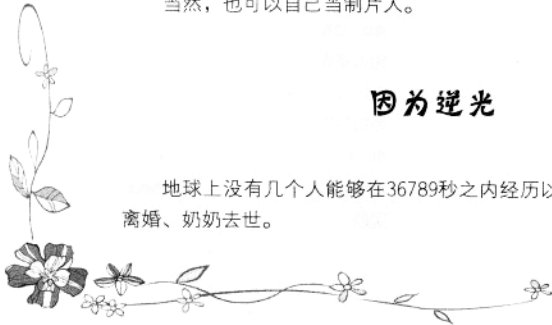
我们从学步之初一路走来，沿街的树梢上挂着各式各样写满了“X”的彩色盒子。里面有的装着奶油巧克力（寓意享受生活），有的装了向日葵的种子（寓意种下希望），有的装着全世界最好听的笑话（寓意收获快乐），有的则装了能夹伤手指的老鼠夹子（寓意面对挫折）……你将右手搭在眉宇间向前望去，路还很长，盒子们在微风下的树梢上轻摆着。如果你想要经历并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这便注定是一条非同寻常的人生之路，琉璃般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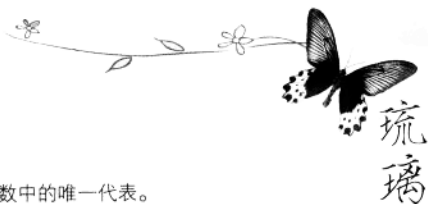
人生的际遇往往如此，你可以任用上帝当导演。

当然，也可以自己当制片人。

因为逆光

地球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在36789秒之内经历以下三件事情：结婚、离婚、奶奶去世。





难度系数超过九百点一零。

孔芬芳没准儿是此级别难度系数中的唯一代表。

用时下委婉派修辞手法形容，孔芬芳算是集众多“慧中”的优点于一身：就是长得很爱国，长得很安全，长得很劳苦功高，长得很遵守“交通规则”。

今天是孔芬芳大喜的日子。

刚刚从奶奶的屋子里出来，孔芬芳拭干了面颊上的两条平行湿线。她本来试图阻止眼泪这个角色抢滩登陆的。

对面镜子里的那个人是谁？

婚纱，洁白，新娘妆。这样一幅框架结构图。

恍惚是又少了些什么的。

一个新娘子应有的激动和欣喜，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幸福。

躲到哪里去了呢？

胡思与乱想之间有东西在游荡……

几辆点缀了鲜花和气球的婚车如期而至，接新娘的郎来了。

“哎哟喂，都这节骨眼儿上了新娘子还害羞呢！再不开门一会儿我们新郎官可就飞走啦！”不知道是哪位六姑或者三婆的设计型台词夹杂着楼道里的脚步声从门缝儿里硬挤进来。

孔芬芳开门迎客。

叽里呱啦的一堆人如爆米花般迸进门儿来。

这个说：“哟，这是谁呀？是我们芬芳吗？”那个说：“芬芳今天真漂亮啊，都认不出来啦！”这个说：“新娘不漂亮，那还有谁漂亮啊？”那个说：“新郎这辈子真是造化大了，不知道哪辈子窜过来的福气哟。”这个说：“嘿嘿……”那个说：“呵呵……”就好像这个说有——船——吗——那个又说船——来——啦——

竟然还掺杂了两个无厘头工作者在里面。

现场气氛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芬芳啊，咱们今儿个得抓点儿紧，湿（时）候不早了，晌午前咱们科（可）得赶回去，耽搁了工夫，老人们会不搞（高）兴的。”一句标准的城乡结合版普通话新鲜出炉，它的缔造者便是今天的新郎官。





孔芬芳朝着声音的发源地看过去，逆光效果让身边这个人变得阴暗而诡异，她低声说了句：“先跟奶奶道个别吧。”

“中，唠上两句话，咱究（就）走。”新郎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提起自己的新裤脚检查两只皮鞋上的鞋带儿，鞋带儿双胞胎哥俩儿忠心耿耿地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丝毫看不出有擅离职守的蛛丝马迹，原封不动地绑在那里，但其中一只还是没有逃脱被冤枉的厄运——新郎固执地解开左脚鞋带儿，又慢条斯理地重新系回刚才的状态。孔芬芳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新郎是在等着她先推门进去，而他自己只是想尾随而已。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进了奶奶的屋子。

和客厅里的准现代气息有些格格不入，奶奶的卧室荡漾着一种古色古香的温馨感。几件和孔芬芳年纪相仿的老式家具错落在靠墙四周：两把高背桃木椅、一张四方榆木桌、一个三合板大立柜、一台缝纫机和一张双人床，引领着房间的主流格调。唯有一台跟本世纪初沾点儿亲带点儿故的彩色电视机别样地摆放在缝纫机上，显得另类而孤独。相比之下，窗台上的几盆花草争艳在古铜色的环境当中，映衬出比较夺目的感觉，与对面墙上悬挂的一幅《百鸟朝凤》图遥相辉映，给整个房间增添了不少鲜活的气息。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静静地躺在房间的双人床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的孔芬芳和新郎官穿着和今天同样的盛装，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老人仿佛已经看到重外孙或者是重外孙女正围在自己的身边调皮呢！

老人的遐想被推门而入的孔芬芳夫妇打断了，她放下手里的照片，微微地朝两人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过来。新郎跟在孔芬芳后面，稍加用力使门板与门框结合到紧闭状态。刚想跟上前去，一股刺鼻的中草药味儿迅速攻占他的嗅觉神经终端，借助孔芬芳后背的掩饰，新郎使劲儿皱了皱眉，徒劳地用手堵住鼻孔，他是和醋酱盐油打惯了交道的人，猛地嗅到一种非饮食元素，自然是不甘于习惯的。新郎把刚刚关紧的门又打开些，借机完成了一次深呼吸。两个人来到奶奶床前，他这才注意到床头柜上除了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堆高矮胖瘦的白色药瓶之外，还有一只残留着中药汤水的碗也位列其中。难怪……新郎有意踱到床尾，和孔芬芳一道坐了下来。

“奶奶，快把手放回被子里，凉着怎么办？”孔芬芳握住奶奶的





手，老人家的手却固执地不肯“搬师回朝”，反而一把抓住孔芬芳的手，她噙动着嘴唇，发出低沉的声音，握着孔芬芳的手奋力朝着新郎那儿移去。新郎识时务地赶紧把手伸了过去：“奶奶，您老放心吧，我以后灰（会）好好待芬芳的。今儿个本来是想姐（接）您老一块过去热闹热闹，可芬芳说您身体补（不）行，那就算了，反正我们偷（头）黑就能赶回来。我们现在就得走啦，您老写（歌）着吧！来，芬芳，咱给奶奶鞠三个躬。”

新郎悄悄地碰了碰孔芬芳的胳膊肘，先站了起来。孔芬芳并没有答理他，只顾着用被子把奶奶的手盖好：“奶奶，遥控器就搁您旁边了，戏曲频道我已经调好了，一打开就是。待会儿宋姨就过来了，中午先让她给您送些饭过来，等晚上我回来给您熬小米粥喝。”

孔芬芳站起身来，和新郎一起给奶奶鞠了三躬。眼泪终究是没能坚持到她第二次起身便垂直地飘落下来。这次算是够长的了，从握住奶奶的手开始一直坚持到了现在。眼泪的强感染性迅速波及到奶奶，老人家终于看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一幕，了却了年近古稀的最大愿望，不禁老泪纵横。

“宋姨，那中午就麻烦您了。”宋姨是孔芬芳的邻居，住202。

“这丫头，对你宋姨还客气什么！安安心心拜你的堂成你的亲，晚上回来看你奶奶准保又多长了二斤肉。”宋姨是个热心肠，她曾经坦言自己要争做“马大姐第二”。

新郎的规定性动作之一是要抱着新娘子上车，谁也不能例外。新郎招架不住这么多人跟着一起起哄，还是很形式地把孔芬芳抱了起来。

“挡——当——当当，挡——当——当当，挡——当——当当——当当——挡——当——当……”婚礼进行曲的一种全新演绎方式，响彻云霄，音源出自一套破锣般洪亮的声带系统。

孔芬芳整个人靠在新郎的怀里，想努力从这短暂的姿势中搜索出别样的感觉来，但最终还是徒劳了一场——除了比靠在沙发里硌一些外，真就体会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了。大概新郎也是如此吧，他最深刻的体会或许就是孔芬芳要比一箱啤酒重不少。

楼门口两挂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欢叫着，惹得一群孩子围着鞭炮炸出来的花花兴奋地使劲儿蹦跳起来，像过年一样闹翻了天。新郎把孔芬芳抱上了车，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一对新人摇下车窗向邻里们告别，婚车一行绝尘而去。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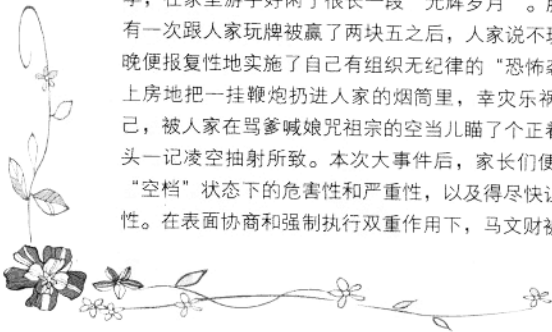
今天是个农历黄道吉日，适宜出嫁迎娶，所以急切想踏进“爱情坟墓”的同志们便凑堆儿似的多了起来。在车水马龙当中鱼贯，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婚队，孔芬芳已经数到第三家了。忽然，一声闷雷由远及近，孔芬芳贴着玻璃朝天上看过去，阴霾的天空不知被哪路神仙重新添加了一笔淡淡的灰色，显得更加阴沉而压抑，入春以后的第一场雨怕是快要憋不住了。

“这会儿枕（真）要下起来可怎么办呢？院儿里面好几涿（桌）席往哪儿摆好嘛！”新郎不耐烦地抬起手来查看石英表表针的指示方向和运行状态。

这个马上就要成为孔芬芳第一任丈夫的男人，叫马文财（估计爹妈当初给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还没有好好拜读过梁祝）。单单从外表上来看，今天这身西装打扮让人看上去就足以有一种倒胃口级别的别扭，体型、发型、脸型、胡子型和服装类型堆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划分好比例找着调儿，让人忍不住真想告诉他明天市容大检查，赶紧出去避两天风头再回来吧！套用一句地球人都知道的“名人名言”：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

瞎子都能看出来，他马文财120%不会被划分到大款那个行列当中去。

满身飘散着香浓的葱花加盐的味道，马文财在厨师这个行当里好歹也是混迹了几个年头。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土生土长的村儿里娃。满九年义务教育“服刑期”（这曾经是马文财自己给自己下的科学历史定位）后，他没能考上高中，便自感已经可以“刑满释放”了，就不再上学，在家里游手好闲了很长一段“光辉岁月”。脑门上的那道疤据说是有一次跟人家玩牌被赢了两块五之后，人家说不玩儿了，他气不过，当晚便报复性地实施了自己有组织无纪律的“恐怖袭击活动”，连翻墙带上房地把一挂鞭炮扔进人家的烟筒里，幸灾乐祸之时竟然忘了龟隐自己，被人家在骂爹喊娘咒祖宗的空当儿瞄了个正着，顺手抄起地上的石头一记凌空抽射所致。本次大事件后，家长们便意识到了马文财处于“空档”状态下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以及得尽快让他“挂上档”的紧迫性。在表面协商和强制执行双重作用下，马文财被安排上了一所厨师技



校，用以安顿现在、规划未来。毕业后的马文财随大溜而流，来到了这片行政关系上是自己村委会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土地上找了份工作，掂起了勺，开始了自己的厨灶生涯。

孔芬芳侧目马文财，像是在侧目一块公共汽车站牌儿。她不喜欢身边这个大她一岁的男人，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马文财不知道是受哪门哪派的熏陶，是个很实际的男人，实际到每时每刻都在围绕着自己的吃喝拉撒睡做出进一步的精打细算。他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抱负，没有什么优点，甚至没有什么爱好。孔芬芳心里明白，马文财肯和自己结婚，多半儿是因为自己在市里有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而已。今天办完喜筵之后，马文财就可以和她一起回到那儿，以倒插门孙女婿的身份顺理成章地定居于那套单元房中。这种现实情况对于目前飘无定所的马文财这种人来说，无疑有着一一种馅饼级的诱惑力。孔芬芳如果不是因为奶奶，就算自己的五官再不争气，就算自己再没有人要，也绝对不会就这么将就地嫁给马文财这样一个人。

孔芬芳不知道自己是盼望了很久终于盼来了今天，还是逃避了很久终于还是没能逃过今天，她现在唯一满足的就是自己已经了却了奶奶的愿望，奶奶幸福的笑容回旋在孔芬芳的脑海中，竟引得她不禁笑了起来。

孔芬芳冷不丁的这么一笑，正好被马文财看到，好像着实把这位新郎吓了一跳。马文财像看火星一样打量着孔芬芳，忽然兜里的手机传出收到短信的声音。他低头查看，通过其面目表情，不难推断刚才已经有人在恭喜他马上就要成为户主。

汽车走了约半个多小时，悄然减慢了速度，马文财的第一反应以为又遇到了什么该死的猴屁股红灯，眨巴着两只豆儿眼朝前望去。前面挤着熙熙攘攘的好多人，原来他们进入了闹市区。绕行其他路线是要多花不少时间的，马文财给司机下达了直行的“指令”。一队彩车便忽悠悠地钻进了摩肩接踵的人群。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被买鸡、买鸭、买鱼、买肉、买馒头的父老乡亲们占得水泄不通，汽车像便秘一样艰难地在人堆中一点点儿向前挤着。

蜗行着。

又是一声响彻天际的雷，同时，从天而降一只母鸡扑腾一下子落在了马文财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上。

鸡惊四座。



本来车就没怎么动，司机还是出于本能，毫无必要地将刹车猛踩到底。汽车熄火，情急之下，司机忘记踩离合了。马文财长出一口气，这年头儿，鸡命也关天，指不定谁又想讹你一把哩。正想下车探个究竟，却见一系着围裙的“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菜刀急急忙忙跑了过来，一下子就把鸡给抓了回去，冲着车里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又是赔不是。

“杀鸡杀得满天飞，还不如改行卖风筝去呢！”司机边调侃边打火，打了几次车也没发动起来，坚如磐石！再试一试，稳如泰山。点火开关真是不给面子，任凭指抠手拧，就是纹丝不动。老司机碰到新问题。

“不要找（着）急，检查检查到底哪儿楚（出）的毛病。”马文财坐在后座上说话不腰疼。

“这人吓了一跳，莫非车也给吓傻了不成！”司机正犯着嘀咕的工夫，一阵刺耳的喇叭声趁机从车门外钻了进来。

大家这才注意到对面也驶过来一队婚车，同样步履艰辛。行至孔芬芳的车前，他们才发现被堵断了去路，不得不停了下来。

孔芬芳开门下车，本来是想对方客气地解释解释。

对面的奥迪A8里同样闪现出一位白色系新娘，估计她和车门有仇，摔门那一下把雷声都盖下去了，很拽很嚣张。女人的一双势利眼显然已经扫描到了孔芬芳婚车上的“夏利”标志和孔芬芳本人，接着便用藐视世间一切的眼神盯着孔芬芳，大声训起话来，语气类似于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没有教养且专门欺压百姓的“地主婆”，大致意思是嫌孔芬芳等一干人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不走还堵着个地儿让别人也过不去，甚至自以为高雅地说出“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格言来，真让人想吐。

彻彻底底地仗势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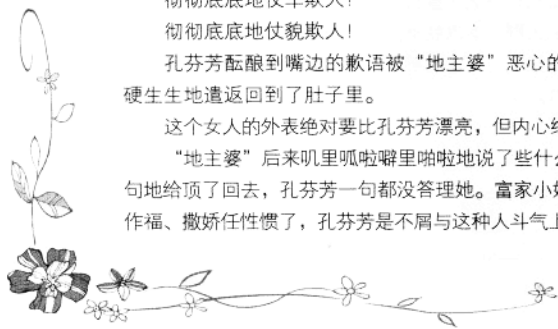
彻彻底底地仗车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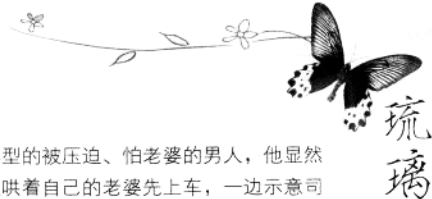
彻彻底底地仗貌欺人！

孔芬芳酝酿到嘴边的歉意被“地主婆”恶心的眼神和恶毒的话语给硬生生地遣返回到了肚子里。

这个女人的外表绝对要比孔芬芳漂亮，但内心绝对要比孔芬芳丑陋。

“地主婆”后来叽里呱啦噤里啪啦地说了些什么，都被马文财一句一句地给顶了回去，孔芬芳一句都没搭理她。富家小姐，应该是从小就作威作福、撒娇任性惯了，孔芬芳是不屑与这种人斗气上火的，不值当。





对方的“气管炎”——一个典型的被压迫、怕老婆的男人，他显然要比自己的新娘子老实得多，一边哄着自己的老婆先上车，一边示意司机还是另辟蹊径为妙。

“这地球大了还真是什么动物都有，没想到现如今连‘恐龙’都能注册结婚！”一句冷嘲热讽出于“地主婆”之口，估计这位如果不恶毒地损别人几句，自己的下半辈子一准儿就没法儿活了。

这句话的声音不大，没准儿只不过是那个女人的自言自语罢了，但还是被准备上车的孔芬芳听得一清二楚：“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孔芬芳终于发话了，语气掷地砸坑。“地主婆”平时吃荤吃惯了，可不是什么斋食主义者，周围人谁敢这样和她说话？包括现在身边的这位“气管炎”，就算借给他十二个胆子也都得吓跑了，没成想今天竟让眼皮子底下这个坐着破夏利的丑女人发了威，真是始料不及啊。

“地主婆”挣脱开被“气管炎”抓住的胳膊，冲着孔芬芳吹眉毛瞪眼：“再说一遍怎么啦！不就仗着自己是一史前珍稀动物吗？政府还没批准允许‘恐龙’可以结婚呢！这以后再不小心繁殖出一只‘哥斯拉’来，那罪过可就大喽！哼！”

“地主婆”认定自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一会儿便会以趾高气扬的姿态鸣金收兵，而对面这个可怜的丑女人，只有待在原地被自己气哭的份儿。

但是她并不知道，刚才那句话对孔芬芳的冲击力，绝对要远远高于两颗原子弹！

“地主婆”继续用藐视世间一切的眼神盯着孔芬芳，目光中夹杂着些许刚刚被装进去的得意。被藐视着的孔芬芳朝着“地主婆”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这个女人不知道已经被自己定格为手下败将的孔芬芳想要干什么，心想难道这个丑女人还敢和自己动手不成？哼！别逗了！

“到忍无可忍时，也就无需再忍了。”古人云。

孔芬芳当然也不例外，她又不是泥儿捏出来的！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背景音乐——周杰伦唱的《霍元甲》）

“王八蛋！”孔芬芳操着直径九公分有半、传统概念美其名曰为“拳头”的常规性武器，一记直拳就砸在了“地主婆”那优美的流线型造型的鼻梁上。

彗星撞击地球都为之黯然失色，心甘情愿地非得屈居亚军。



当事人时间暂时凝结。

先浏览一下我们在现场围观的那群观众朋友们。

孔芬芳的这一拳实至名归的惊天地、泣鬼神，非同小可，顷刻之间就影响和改变了现场所有人的行为意向。

本来刚才的舌战阶段就已经有些许的路人停下来驻足观战，但是由于孔芬芳这一拳的缘故，观战人群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成倍地往上翻。

所有人都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终止了手头上的一切活动，商贩们有的连摊儿都不顾了，有的因此而损失了马上就要达成的交易或交易额，正在买鸡的松开了抓着的鸡，正在买鸭的撒开了手里的鸭，正在买鱼的又把鱼放生到盆儿里，正在买肉的搁下案板上的肉，正在买馒头的又把馒头扔了回去……买好东西还没结账的干脆就不买了，买好东西给了钱的连往回找的钱都顾不上要了。

大家惊异地发现原来自己身边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从断奶到现在都从来没有这么利索过。

万众一心的人们朝着有孔芬芳的地方推搡过去，其浩然气势大不可挡！约等于三秒钟的时间，人们便以孔芬芳为中心点，围成了一个周率约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直径三点五米大小的圆形。原有的圈儿内驻足者闪得比电都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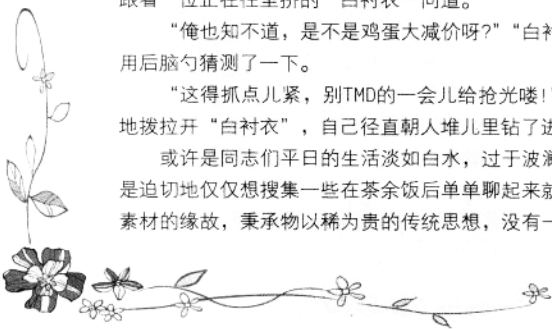
圆圈以外人头攒动，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五层，并且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观战面积保守估计正以每秒近米的速度向外扩张，很多外层人士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不跟着别人一块往里挤自己就会吃大亏似的。

“唉，大哥，咋地啦，里边儿这是干啥呢？”一个“自来卷儿”紧跟着一位正在往里挤的“白衬衣”问道。

“俺也知不知道，是不是鸡蛋大减价呀？”“白衬衣”头也没顾上回，用后脑勺猜测了一下。

“这得抓点儿紧，别TMD的一会儿给抢光喽！”“自来卷儿”使劲儿地拨拉开“白衬衣”，自己径直朝人堆儿里钻了进去。

或许是同志们平日的生活淡如白水，过于波澜不惊的缘故，也可能是迫切地仅仅想搜集一些在茶余饭后单单聊起来就足以让人兴奋的闲话素材的缘故，秉承物以稀为贵的传统思想，没有一个人愿意错过这样一





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伊拉克战争都是通过电视转播才看到的，也该体验一下现场目击者这种身份的感觉了，身临其境的嘛，这可比电影院里的收费大片要实惠多了。包括旁边这几位老大爷在内，这辈子看别人打架怕是看得多了，以前也不是没有见过人家抢亲的，可是目睹两位新娘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动起手脚来的，从坠出娘胎到现在，应该是没有第二回了，百年不遇。

这场“新娘擂台”的“收视率”极高，“上座率”极高，人气值极高。就算周杰伦来了，也不过如此。

追溯到刚才的当事人时间凝结段。

孔芬芳刚才那一记漂亮的直拳，好！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段：孔芬芳周围方圆三点五米之内，除了那只向下弧度运行的拳头之外，便没有其他固体出现过动态迹象，几位当事人同时丧失了反应能力，如葵花点穴手试验品状。这种令人窒息的静止状态，足足控制了现场氛围长达三十二秒钟的时间，最后以“地主婆”可爱的笑声宣告结束。

笑？没搞错吧！是不是印刷错误？

不是！

“呵……呵呵……呵呵呵……呵……”地主婆发出几下令人难以置信的笑声，倒退了两步，扭过头来看“气管炎”。

“气管炎”脸上的表情和自己贱内的笑声如出一辙。

“地主婆”正处在懵懂初期，还没有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行热乎乎液体从鼻子里缓缓流出，“地主婆”以为自己感冒了，便用手去擦鼻涕，却不想擦得自己一手鲜红。“地主婆”愣了一下，除了打防疫针的时候，从小到大她连皮儿都没有擦破过，她显然对这种鲜红物质的接触就像自己的修养一样少得可怜。“地主婆”又用另一只手去擦自己的鼻子，两手鲜红。

好像是血吧？怎么会有血流出来了呢？一股钻心的疼痛忽的一下子涌了上来，“地主婆”捂住自己的鼻子，血沾得满脸都是。“地主婆”努力回忆着，刚才应该是被那个丑女人打了一拳的，不过怎么可能呢？天底下敢在自己头上动土有生命迹象的物体恐怕还没出世呢！她不相信眼前这个坐着破夏利出嫁的丑女人会如此这般的吃了豹子胆，但她不相信也没办法，因为鼻子上的血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背井离乡。





“地主婆”近乎于咆哮：“××养的，你TMD动手动到老娘头上来了，你TMD不想活了，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标准的泼妇用语。

孔芬芳冷笑一声，她已无意再管理眼前这个令自己恶心的女人，转身往回走，却被后面扑上来的“疯狗”拖住了脚步。“地主婆”撕扯着孔芬芳的婚纱，雨点儿般的花拳和绣腿落在孔芬芳的身上。

正版的泼妇行为。

“气管炎”再怎么老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不可能再戳那儿站如松了，没学过打人，帮腔作势总能派上点儿用场。

“气管炎”登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跑龙套的。嘴里不停理论着“你怎么打人呀”，上前捉住孔芬芳的胳膊，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找不到别的新词儿了，便又接着向孔芬芳理论着“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

“联合主演”现在就差马文财一人缺席未到。他坐在车里，叫道：“哎哟，我的妈呀，你说这娘儿们，她姐（节）骨眼儿上给我捅的哪门子委子哟，哪辈子缺了德修这么一个媳妇，丢人都丢到家了！”

马文财跳下车，差点儿没让自己的左脚把右脚别住绊个跟头，站都没站稳，便跌跌撞撞地跳了过来，一边拉架，一边赔不是，一边宣传有话好好说，一边铁青着脸瞪着孔芬芳，用眼神命令她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他可不想等着孔芬芳一会儿又一激动使出个勾拳摆拳之类的，那样麻烦可就更大了，光现在就不知道得赔人家多少医药费呢！

“地主婆”应该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死命地揪住孔芬芳，摆出“打死我也不放”的架势，继续捣鼓着那套让人看着都累的“天马流星绣花拳”。

冷不丁地被“地主婆”挠红了脖子，马文财腾的一下子火冒三丈，却又不好发作什么。他现在感觉自己就像是动物园里刚引进的一只狒狒正供游人参观一样，真是巴不得找只袋子套在自己头上，心里嘀咕着千万别一会儿又碰到个什么熟人。马文财自顾自地乱思胡想，索性就什么也不管了，借鉴了和刚才出场时同样的姿势，跌撞着回到了汽车里。

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孔芬芳是不会出手打人的，刚才的那一记直拳，已经消掉了孔芬芳心中大半儿的愤怒，所以她现在已经不想再动手去打谁了，只是很鄙视地阻挡着“地主婆”的捶打，以免这只“疯狗”



趁机咬伤自己。

这真要是论起功夫来，“地主婆”两口子加一块儿也不是孔芬芳孔老前辈的对手，实力之悬殊就好比拎着个B11的碰到个端着个B51的（B11、B51网络游戏中武器代称），常规性结局不言而喻。更何况身边这位可爱的“气管炎”同志从鼻子到眼哪儿像个帮架的，充其量够得上场内拉拉队员，此时此刻嘴里居然还在磨叨着“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

吐血！

哗啦哗啦的！

想必这哥们儿是《大话西游》看多了，真传到唐老前辈的必杀技所致，应该是快要修成正果了。

战斗中……这不是演习。

不晓得哪路牛鬼蛇神突然间奇思妙想诗兴大发，居然给如此热闹的局面审时度势地安排进两只鸡来，有点儿晕。

不错，正是刚才那只出场定乾坤般落在马文财婚车挡风玻璃上的母鸡，再一次震撼登场。来的可真是时候，不禁让人怀疑此母鸡是不是想借现场人气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捞个“金鸡奖”“最佳母配角”当当，可以考虑。观众们饶有兴致地把目光一下子全转移到了这只鸡的身上，却不想另一只母鸡也扑棱着翅膀紧跟着闯了过来，惹急了眼似的直冲着“最佳母配角”就啄过去。“最佳母配角”显然打不过对手，嘴里一边咯咯咯地喊着救命，一边狼狈地落荒而逃，可周围黑压压的一圈人它找不着出路，便索性围着孔芬芳和“地主婆”转起了圈儿，但还是被处于上风的另一只母鸡啄得落了一地的鸡毛，单挑升级为混战，现场气氛好不热闹。

“最佳母配角”边逃边回头，眼睁睁地目睹到对方又一个盛气凌鸡的准备进攻姿势，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最佳母配角”也不知道被谁赐了神力，“小宇宙”爆发般使劲儿扑棱着翅膀就这么飞了起来，不偏不倚就这么巧的一下子飞到了“地主婆”的脑袋上，可能是由于惊吓过度而导致的大小便失禁，两只爪子刚刚扒稳住了那一头乌丝，一坨屎便顺理成章地从腋而降，拉在了“地主婆”的头上。

“最佳母配角”成功篡位为“最佳女主角”。

甭说是一只鸡了，就连鸡吃的小虫子“地主婆”长这么大都没敢碰



过，现在居然就有一只活生生的鸡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头顶上，“地主婆”哪里经历过这般场面如此阵势，身上就算揣着九个胆子也得吓破了十个，那一个还得先欠着。

“啊——¥ ¥ # ¥ % % @ @ @ % # # ……”喘口气，接着，“啊——* @ @ % % # # ¥ ……”再喘口气，“啊——# \$ % % ** ¥ ! ……”（比那首《青藏高原》的音阶还要高十七度。）“地主婆”玩儿命似的撕破了喉咙，合着两只大眼珠子鬼哭狼嚎，估计方圆数百米之内的玻璃就算不碎也得裂那么几道纹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狮吼功”吗？

“地主婆”双手呈缴械投降状支棱在半空，保持现有姿势一动也不敢动，居然会有水样液体从及地的婚纱里潺潺流出，真不知道是吓出的一身冷汗还是和头顶上那位随地大小便的“最佳女主角”患了同样的疑难杂症，不会这么夸张吧！

周围观众一阵哄笑，同志们头一次感觉两只眼睛不够使开始羡慕二郎神。

“最佳女主角”屹立在“地主婆”脑袋顶上的那块风水宝地上，任凭“气管炎”的风吹雨打般威胁恐吓就是我行我素纹丝不动，比泰山都稳。从“最佳女主角”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神态不难推测，这只鸡认定了面前这头西装革履的“异型怪物”，比地下鸡视眈眈着自己的同类威胁要小得多。

目中无人的一只鸡。

又是一阵打鼓似的闷雷响彻天际，天空的成色被重新定义成了一种新的阴霾。

熙熙攘攘的人群闪出一条路来，原来是闻讯而至的两名110巡警。

“哎哟喂，我说同志们，这算演的哪出呀？道具使得挺全乎啊！”老警察显然对眼前“地主婆”的造型深表意外，这可有别于其他的普通打架斗殴事件。

“最佳女主角”瞅见两个“大檐帽”，知道动真格儿的家伙来了，也顾不得地面上严峻的形势了，知趣儿地扑棱着翅膀从“地主婆”的头上飞了下来寻找出口逃生去了。这畜生，闹了半天原来也长了一双势利眼，欺弱怕强。

“警察同志，你来得正好，是这个女的先动手打我们的。”“气管

